

钓鱼台:我国礼仪文化的国际名片(上)

◆ 张宏喜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一周,下榻修缮一新的钓鱼台18号楼。离开时,女王要身边人员给钓鱼台写信道:“女王和爱丁堡公爵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住得更舒服了。”

女王要身边人员写这样的信,难道仅仅是出于礼貌吗?笔者认为,作为英国元首,女王对外说话是认真的和郑重的。女王对钓鱼台给予赞扬,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在养源斋宴请了女王,两人在典雅幽静、具有高超东方建筑艺术的中国传统庭院内亲切会见,而且访问成功,不能不给女王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二是整个访问全程接待规格之高,安排之完美,使女王感到非常满意。三是女王驻蹕的18号楼具有中国宫殿气质,外观金碧辉煌,内部豪华高雅,陈设的是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使用的是名贵的中国传统家具,尽显5000年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女王一定十分惬意。四是女王在钓鱼台享受到高水平的服务,工作人员仪表端庄、礼仪优雅,中国菜肴美味可口、色彩靓丽,使女王不能不心怀喜悦。

2005年11月,老布什访华住在钓鱼台。这位对北京非常熟悉的美国前总统一再感谢钓鱼台提供了如此优质的服务和菜肴。有趣的是,几天后老布什的儿子、时任总统小布什也来中国访问,温家宝总理在钓鱼台宴请了小布什。

2006年8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为钓鱼台接待的第1000位外国元首。查韦斯说,钓鱼台的服务让我们感到如同到了自己的家里一



■ 接待外国国家元首的十八号楼

样,使我们能够心情舒畅地为两国的团结而努力。

其实,我们对各国国宾一贯友好相待,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总是尽善尽美做好各种招待服务工作,彰显了我国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钓鱼台之所以受到好评,一是因为硬件,这里的园林、建筑、陈设和环境等等的确是好;二是因为软件,钓鱼台人最好的服务触动了感动了客人。笔者以为,软件更为重要:如果硬件欠缺,也许可以得到客人的谅解;而如果服务质量不好,是无法得到客人的好感和认同的。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钓鱼台的招待礼仪是宾馆、饭店行业里的最高水准,可以说是我国礼仪文化的典范和一张国际名片,达到了“亮出最好的中国”的效果。这样的高水准也是来之不易,而且中间也走过弯路,例如“文革”期

间就曾在美国代表团住的房间里摆上“打倒美帝”的宣传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说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开始办外交的。建国之初,一个外国驻华使馆给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礼宾司的前身)打电话,提出要同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交际处接到电话后不是请对方到外交部来谈,而是立即派人骑自行车去大使馆与对方商谈。这好像是对待革命队伍里的兄弟单位,显得十分亲热,但并不符合外交礼仪。还有一位驻外大使出国前因故没有参加培训,不知道递交国书的规矩,到驻在国递交国书时说国书是毛主席给他的任命状,不能交给对方,经随同人员提醒,才把国书递交给驻在国元首。匈牙利驻华大使宴请我国一位副部长,该副部长竟不打招呼迟到两小时……

那时外交部的人员常常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于是就请

教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特别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还多次请他们给外交部和拟派往国外的大使、参赞讲课。还有就是咨询从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起义留在外交部当顾问的旧中国的外交官。当时外交部干部里懂外交礼节的人屈指可数:一位是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他是具有旧中国上层社会身份、常出入外国驻华使团的地下党员;一位是懂多种外语、长期担任驻外记者的地下党员、优秀女性胡济邦,他们两位给将军大使、从地方调来的大使以及他们的夫人上课,讲如何穿西装、打领带、用刀叉吃西餐,夫人们如何穿衣、穿高跟鞋、化妆、装扮发型等等。将军大使们的夫人大多也是军人出身,一听说要她们去使馆当夫人,就嚷嚷着造反不干:堂堂革命夫人怎么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当官太太?

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们,是从无到有、从不懂到懂,兢兢业业地学习如何办外交的。其中一项就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礼仪文化传统,吸收外国行之有效的外交礼仪优点,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不断完善并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完整的现代外交礼仪。外交部第一任交际处交际科科长韩叙,就对新中国的礼宾工作建设贡献颇大。韩叙处处以周恩来为榜样,努力学习周恩来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又是个工作狂。很多知情人都说,周恩来是新中国礼宾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国外交礼仪的化身;可从提出建议、帮助上级出谋划策到最后落实,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等,没有韩叙这样的人同样是不行的。韩叙后来

担任了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副部长、驻美大使、对外友协会长,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表现不俗。长期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马保奉著有《礼宾春秋》一书,说韩叙45年的外交生涯一半与礼宾工作有关,“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是新中国最初30多年不可多得的礼宾人才。”

“国宾馆”三字催人奋进

在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建成之前,外交部是如何接待外宾的呢?据《礼宾春秋》等记载,最初一批与我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除苏联大使外,到北京后没有住处,就安排他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北京像样的饭店极少,所以当北京饭店没有空余房间时,礼宾科的人员不得不守在饭店等待空房。后来干脆长期包下一些房间备用。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属于国宾级的代表团,是1952年9月28日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率领的代表团。泽登巴尔住在东交民巷15号即原法国大使馆,周恩来在当时的外交部即现在的外交部街31号为贵宾举行了欢迎酒会。为举行这样的招待会,外交部不得不临时把一个办公室的桌椅搬出腾空,从头布置,而且宴会中间发生过断电事故,不得不点起蜡烛照亮。后来就把这样的宴会改在北京饭店举行。建国宾馆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钓鱼台国宾馆便于1959年应运而生。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4. 外婆一定也是不希望我们流泪的

深夜,当我做完阅读和写作的功课下楼,经过房门紧闭的外婆房间和月光映照下的沙发,便幻想着外婆能像往常那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又或者,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望风景、数车子。我走到阳台上,披着一身清冷的空气,夜凉如水,静得让所有细微的心思都活泛起来,连同悲哀与想念。此刻,楼下没有车子,身边没有外婆,却仿佛听见外婆在亲昵地唤我:灵灵哎……

我试图用忙碌来替代被悲哀填满的心,我一遍一遍地劝慰妈妈:外婆虽然不在了,但她仍将永远和我们一起。妈妈比我更通达人世,更加智慧,其实,我在劝慰妈妈的同时也在劝慰自己。想起自己十年前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们即使死了也不会真正消亡。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所有的记忆依然存在。你仍然活着——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爱抚过的人心中。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感情的联系。”虽写过这样的句子,但那时候的自己对亲人的离去并未曾有过彻骨的感受。22年前失去外公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还是个半大孩子,虽也悲伤,远不及今日历经世事失去外婆的痛。

没有外婆的日子,我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感觉自己好像一只被消极情绪塞得满满的瓶子,我努力挣扎与解脱,但瓶塞纹丝不动。每日翻看外婆的日常生活照,还有当时因为好玩录在手机里的视频。视频里的外婆坐在藤椅里,晒着暖烘烘的暖阳,手拿大卖场的减价宣传册,声音洪亮地朗读着:“香蕉,两块九毛,这个是什么?西瓜,两块九毛,这个……一块……一毛六,这个什么东西?一块九毛……”她的声音被悦耳的鸟叫声衬托着,神情认真,如孩童一般可爱。我一遍一遍看,想像过去那样笑,然而嘴角还未牵动,却已满面泪水。哪里来那么多眼泪呢?决堤一样的泪水,泛滥了从春到夏。不仅是因为悲伤,还有心疼、不忍、昔日无法重来的绝望。

但我必须做点什么,陪家人出行、去学校讲座、无休止地阅读。唯一不能做的是与朋友聚会,因为我无法忍受欢快,欢成了裹挟我情感的毒药。感

恩每一个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安慰的朋友,我保留了他们的每一条短信、每一张信笺、每一封邮件。熟知我的朋友和读者已经在我的文字里认识了外婆,他们中有人,因为外婆的离去,深深地担忧起我的生活状态,怜惜起我的孤独。那是我最近亲密的友人。而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没有让外婆享受到拥有第四代的天伦之乐,或许正因如此,我给了外婆加倍的爱的反哺。而我亲爱的外婆又何曾为此有过半句怨言,哪怕是一点遗憾的流露?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成了我和妈妈共同的孩子,成了我们家里最受关注的老小孩。或许,你因此而能理解,我和妈妈何以如此悲伤,何以迟迟无法走出。我们不仅失去了外婆,也失去了无处搁放的爱。

然而,妈妈和我都知道,外婆去往天堂的路上一定没有遗憾,她从老朽衰弱的肉身里解脱出来,又可以健步如飞、耳聪目明,用她年轻而清亮的嗓子招呼她的姐妹与伙伴了!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心中的痛似乎能减轻几分。外婆一定也是不希望我们流泪的,不希望我们在哀思中徘徊不得解脱。“哭什么呢?这小囡。”早些年,当我为外婆受的委屈心疼哭泣的时候,不善言辞的外婆都会这么说。现在,当我和妈妈一再地为外婆的离去伤心垂泪时,身在天堂的外婆一定也会这么安慰我们的吧。

谁能见到,妈妈并不是外婆的亲生子女,我与外婆自然也毫无血缘关系。六十六年前,妈妈三岁,外婆领养了她。那年,外婆三十三岁。从此有了近七十年的母女缘分,也有了我和外婆四十多年的祖孙缘。那是冥冥中注定的相遇。在绵长而幽深的亲情面前,血缘又算得了什么呢?若有来世,我多希望这份血脉亲情仍旧能够延续。外婆,那时候,你还能做我的外婆么?终于,经历了将近五个月的苦闷挣扎后,我决定为外婆写点什么了。我必须为她写点什么。我必须宣泄,必须纪念,否则,将永远走不出无尽的哀伤。外婆并不识字,但我相信,天堂里的外婆一定能读懂我写的每一个字。最亲最爱的外婆,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相遇吧。

28. 一团火光进射

张蕙面目顿时狰狞起来,握刀的手臂一抬,朝着路边一指,是要让这老儿滚去一边。可是三阿哥一步不退,再次张开握着竹杖的双手双臂!只见那张蕙一笑,突然手一挥,寒光一闪,三阿哥脖子顿时现出一条血线!他两眼瞪直看着那官将,随后仰面倒下,那喉间的鲜血,竟是向着空中迸溅而出!而在这的一瞬间,天地竟像是停滞了片刻,一切都变得出奇的缓慢,那鲜血,竟似在空中停留片刻,才缓缓落下;又有翻滚的黑烟,停在天空嘶嘶作响。

然而只是一瞬之间,几处聚集的人群轰然炸开,全部蹦跳了起来,这下子他们看得真切,今天杀人取命的事情,已经临到了头上。水田、草堆、林子间,突然拥出了许多葛衣赤脚、手中举着各种械具的乡民,发出惊天动地的可怕喊叫,先是从几条土路,再是蔓延到田埂,向着大路涌了过来。未及开杀,他们已经全都红了眼睛!

守在羊庙不远树丛草堆后面的俞能贵一看不好!本来是约齐了等到前头的马匹落陷井,再行开炮,然后才是跟着辘辘声一起杀出的!可是现在全都乱了套了……他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点着了从檀树炮膛引出的火药绳!

檀木原本细密结实,取了三尺一段剖成两半,掏空半截内膛,再合上用铁箍箍紧,涂上锅黑烟子,用时填入铁屑火药,就成了檀树大炮。这个老物件一直放在一处乡间昏里,被俞能贵得知后寻了出来,搬到这儿的一个草堆后面架好了,俞能贵一直自己守着。他认定今日成败就在此一炮,可还不晓得它管用不管用……眼下他要的是即刻开炮,不然乡亲们就要冲上大路了!

可是那火药绳火星闪烁着进了炮筒以后,似乎许久许久都没有动静,俞能贵一分一秒地备受煎熬……就在这时,眼前一团火光进射,随即是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

张蕙先前一刀杀了拦路的老头以后,忽然就听得一片嘈杂,回头一看,许多的乡民嗷嗷叫吼着从田陌间向大路涌来!错愕间不敢迟疑,他举刀一挥,率队向前冲去,想着要尽快赶到前面,与船队大军会齐……可是突

然,他与前面几个骑兵轰隆一声栽进了路上的大坑里!几乎就在同时,随着田间的一声炮响,铁砂铁屑一阵雨似的打了过来!

大路上这个又大又深的土坑,正是三阿哥、阿贵、九分率着乡亲连夜掏挖的,然后架上长竹,铺了竹片棚架,又铺上草席,再敷浮土遮盖。铁砂铁屑的打击下,受惊受伤的马匹先就惊了!它们扬蹄嘶鸣,狂躁乱跳,四处奔窜,当即就将不少骑兵甩落马下。

乡民转眼已经杀到了大路!马队后面的步兵,惊惶之下发觉坏了,原来他们因嫌刀枪带着受累,就全都丢在了船上,想是等过了盛垫桥,到了邱隘横泾河埠会齐时,再取不迟,可谁又会想到,却偏偏在此处遭遇暴民埋伏。如此情形下,除了返身往城里撒腿逃命,就完全没有别的招数了。

马队的前半截本已乱阵,后面的步卒又遽然全部跑光,整个队伍顿时去势一多半。正慌乱失措间,持械暴民已经冲到跟前。他们先是乱丢事先做好竹制炮竹,乒乒乱炸的,加上暴民一上来就先用长竹尖乱戳马屁股,跨下的战马就再也稳不住了,它们乱蹦乱窜,多往路基下的田里跑去。随后这些刁民又拖来无数的竹枝柴柴到处乱丢,马队全部受困,溃不成军,四下里顿时就只能听凭那些赤脚葛衣的暴民蹦蹦跳跳了。

长庚九分急忙抱起已经咽气的三阿哥,呼天抢地的恸声,更激得人心疯狂!

俞能贵一直盯着那个尘土笼罩、一片狼藉的土坑。须臾,果然从土坑里爬上一个浑身是土、仍是官服的人来,他是张蕙,手中的刀却已经没了。俞能贵大喝一声,提着钢刀向他逼去,正在混乱中击杀官军的两个盐枭朋友看见了这里的动静,分头举着棍棒尖竹扑了过来,张蕙一时死于非命。

一片大乱中,除了一些马匹跑得快,转身往宁波城逃去之外,许多马匹冲到了刚起的水稻田里,结果被泥潭裹足,动弹不了,而马上的骑兵则被甩得到处都是,有的还被带到水田里,摔得一身泥浆,有的则还被拖在马辇里,就丢了性命。本来凶悍善战的绿营骑兵,却在这乡野之地,被暴怒的乡民分割包围,一个一个如待宰的猪羊般,被活活杀死。

鄞变一八五二

徐姓氏

